

張恨水
著

艺术之宫

中国文联出版社



張眼水

著

艺术之宫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艺术之宫 / 张恨水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7

ISBN 7-5059-4685-4

I. 艺…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6728 号

书 名	艺术之宫
作 者	张恨水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吴俊茂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市彩桥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281 千字
印 张	11.37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685-4/I · 3664
定 价	21.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目 次

第一章	一人班之演出	(1)
第二章	歇着呢还是挨饿	(8)
第三章	她们的钱哪里来的	(19)
第四章	正想着呢就送来了	(27)
第五章	害病过阴天	(39)
第六章	人杰地灵	(48)
第七章	不杀穷人没饭吃	(62)
第八章	原来她们是干这个的	(69)
第九章	人天交战	(83)
第十章	试工与宣布死刑	(99)
第十一章	这一群艺术信徒	(113)
第十二章	这是什么病	(128)
第十三章	受宠若惊	(140)
第十四章	对穷人表出同情	(154)

第十五章	未完成的杰作	(168)
第十六章	好消息	(186)
第十七章	钱与爱	(202)
第十八章	变 幻	(220)
第十九章	最后的胜利	(239)
第二十章	破坏为成功之母	(254)
第廿一章	以身殉艺	(284)
第廿二章	公寓里的私寓	(302)
第廿三章	回到艺术之宫去	(325)
第廿四章	这条路巡警也不知道	(342)

第一章

一人班之演出

读者先生,你若是翻开《辞源》,找到了人字部的时候,你必定可以找到什刹海这样一个名词的。由这一点推想,什刹海是个有名的地方,那可想而知了。这什刹海,在北平城里西北角,北面接连着后海,西北是积水潭,南是北海,玉泉山来的一条水,正要由这里经过,然后灌进三海去。所谓海,其实不过是较大的一片池塘,周围约莫有三里多大,三面是杨柳,一角露出高大古雅的鼓楼,虽然四周有人家,那些人家,半藏在柳树里,是不碍于风景的。海里水不怎样深,一半种着荷叶,一半已成了水稻田,很带着一种乡村意味。由海的北岸到南岸,从中有一道宽堤,切了全海的西边一小部分。堤上两行高大的柳树,罩着中间一条平坦的人行道,和别处的柳堤,或者没甚两样。不过这最老的柳树,弯曲着那半秃的树干,和那阅历很多的老人一样。它暗暗地在那里告诉路旁的年轻人:它看过这里的龙舟凤辇,它也伴过这里的荆棘铜驼,它也看过许多海上的红男绿女,全白了头发。这并不是完全虚构的幻想。就在老柳树下,有一位白发老人,正演着啼笑皆非的悲剧呢。

这什刹海,虽是个风景区,它同时是个平民的乐园。每到端午以后,柳树拖着碧绿的线条,海里的荷叶,长着碗口大的绿团扇,飘浮在水面。于是这宽堤两边,搭起席篷来,成了绿荫下一个简陋的

市场。这里完全是供给平民消夏的，所以除了茶酒摊子之外，其余全是天桥移来的玩艺儿。玩平民玩艺儿的，也有个上中下三等之别。上等的，搭着席篷，支着桌椅；中等的，支个布棚，每天随支随收；下等的，什么也不预备，哪里找着一块浓荫，哪里就是他们的舞台。在柳堤南头拐弯儿的地方，接着南岸了，这是逛临时市场的一个进口。在浅水沟边，三棵大柳树，向南歪斜着，正好罩住了当空的阳光。树荫下一块光地，围了十来个人，小孩倒占有三分之二。人中间，有两个人在那里搂抱着，玩那北方的玩艺儿，摔跤。那两人，一个穿着蓝布褂子，颜色很有些像小孩子尿片。青布裤子，补了不少补丁，脚穿黑的破靴子。那一个褂裤的颜色，正好倒换过来，穿鞋，全是破的。再看他们的脸，怪了，白得像纸一样，眼睛和口，全不会动。

这两人的脑袋，更有些出奇，不但是没有一根头发，而且是白得像他们的脸色，一般无二，好像是白蜡涂的。其次他们全没有耳朵，只是在脸的两边，有两个黑圈子，做了耳朵的记号。宇宙里，决不会有这样的人类，那莫非是妖怪？乍看到这两个摔跤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想的。可是看过三分钟之后，就看清了，那两个人的脑袋，是白布包的，所谓鼻子眼睛，不过是用墨笔画的，并非由肉里长了出来，所以他们虽然穿了衣服，并不是人，是两个假人。既是假人，何以会搂抱着摔跤呢？而他们的奥妙，就在这一点，所以能够引着人来看。尤其是小孩子们，对于这个玩艺，特别的感到兴趣。那两个假人，约莫打了十分钟，忽然地同时倒了下去，却由这两个人衣襟底下，钻出一个半白头发的老头子来。他蓬着头，而且额前荒了大半边，露出光头皮子，其老是可知的，由额上直到他的下巴上，都有那重重叠叠的皱纹。在这皱纹里面，一道道的，记着他在人世上，所尝遍的辛苦。最妙的，他两只手臂，套了两只青裤脚，倒用两只薄底靴子，当了他的大手套。至于原来两个打架的人，这时却倒着挂在他背上，于是可以看出这是两个傀儡，是竹架子罩上衣服，插上布做的

人头，缚在他身上的。他自己的两只脚，做了穿蓝裤子傀儡的脚；自己的两只手呢，罩上青布裤脚，当了穿青裤子傀儡的脚了。那傀儡四只手互相搂抱着，全是假的，只有这老头子两只手，在地上爬着，和自己两只脚，互相纠缠，乃是实情。于是脊梁上面这两个傀儡，就仿佛在打着架。老头子脸朝地，头藏在傀儡的衣襟底下。所以围着看玩艺的人，究竟有多少，他不能有一个准数，只是在傀儡衣襟下面，可以看出四周人的腿，或是稀，或是密。他在地，用白石灰，画了一个方框，框子里写着“一人班”三个大字；另外写了两行小字，乃是：“鬼打架，不说话，无非逗你打个哈哈。你乐了，就赏老小子两大枚，可不敢要你一大把。你瞧了别跑，也别害怕。”在这几句话里可知道他是苦卖艺的。可是当他打完了，这一抬身子向四周一瞧了去的时候，他简直要两眼发直，看热闹的全是小孩子，至大也不过是十二三岁的，他们哪里肯扔下铜子来呢？本来这老头子，在那两个傀儡之下，乱跌乱滚了这样久，那枯皱无味的脸皮上，也如喝了三两白干下肚一般，微微地有些红晕，浮泛出来，犹之乎那多年的坏墙，乱砖堆上，涂了一些青苔，多少有些生意，可是他已有点儿喘气，额头上的汗珠子豌豆那么大一粒，在脸上挂着。现在他一看面前，全是这么些个小孩子，谁也不能扔下铜子来，这一趟玩艺儿，算是白练了，他四周瞧着，直发愣。

那些小孩子是瞧他玩鬼打架来了，谁要瞧他发愣？他瞧着那些小孩子，小孩子也瞧着他，这有什么意思？一个大些的孩子，说了一个“走”字，立刻围着这一块空地的赏鉴家，跑了一个光。老头子脱下了右手一只破靴子，就把套在手臂上的裤脚子，擦了一擦额头上的汗。心里可在那里计算着，今天早上，房东已经来催过一次房钱啦，约了下午回家多少给人家几个的，现在没买卖，怎办？再说，面，昨日就没了，昨晚上熬了两斤棒子面蒸窝头吃了，今天还能熬两斤不成？今天回家，饿着不算，还得对付房东，这穷日子别打算过了。这么大一把年纪，干吗吃这档子苦？向海里一跳，不就完

了吗？可是他一想：家里还有一个十八岁的姑娘，自己是十分疼爱的。假如自己一跳海死了，她怎么办？虽然自己心里头，已经是看定了一个姑爷，可是这姑爷，并没有说明的，自己一死女儿不能就跟他。那么，说是一了百了，那是靠不住的，闹得不好，也许一了百不了。姑娘到太阳下山，就要到门口来望着他爸爸的，自己若是死了，今天晚上，就得把她急死。这样看起来，还是得活着，活着，那就应当混饭吃。想法子让人家来瞧玩艺，自己还是玩起来吧，于是立刻把死字丢开，口里呛咤咤，打起锣鼓来，将套着薄底靴子的那只大手，向空中一举，口里可就叫道：“喂！大家快来瞧，一人班，唱拿手好戏，鬼打架。呛咤咤……喂！你们来瞧，瞧这老小子玩他这个傻劲儿。一个人变了两个人，两个人还得打架，瞧这个新稀罕儿。呛咤咤！快来！这就快开台了，哈哈！老小子一人班，开锣不演乏戏，一出台就是好的，你们快来瞧。呛咤咤咤！”他一阵乱嚷，接着抬起穿靴子的两只手，还是在空中乱舞。在柳堤上走路的人，谁也是闲着的，并没有什么事绊着身子，听了这种喊叫声，也就围了不少的人来。

这老头子，看看来的人，已经有二三十位了，于是将套着薄底靴子的两只手，向大家拱着作了两个揖，露着没牙的牙床，笑道：“各位财神爷，老小子今年六十二岁，早就该死啦。偏是阎王爷在生死簿上，漏了我的名字，还让我活着。活一天，就得混一天窝头，没法子，我只好挣老命，出来玩这土玩艺儿。各位瞧得好，你一乐，就扔下几大枚来，权当是给了叫化子。你可别扔大洋钱，老小子没那个见洋钱的命，见了准抽风，七孔流血而亡。可是你真要扔的话我也不拦着，我就豁出去了七孔流血，见洋钱开开眼，死也值。不信，你扔一块大洋钱试试。”他说到这里，看的人哈哈一笑。老头子见大家笑了，有了两分把握，又笑道：“这叫屁话，我是想大洋钱想疯啦。你明知道我见了洋钱就七孔流血，还要扔洋钱下来，岂不是存心害我老小子，你同我老小子有仇？没仇！有怨？没怨！无仇

无怨，扔大洋钱害我干什么？这话可说回来了。我明知道各位不会扔洋钱，乐得说上这么一套。你有那一块大洋钱，干什么不好？到班子里去开个盘子，瞧瞧花姑娘，还扰她几根炮台烟呢。扔一块钱，瞧我这脸子？”道着，将靴底使劲打了自己一个耳巴子，笑道：“得！大家乐了两回，准不讨厌我，我这就开演了。”说着一弯腰子，把脊梁上两个傀儡背了起来，就要蹲了下去，可是他套着黑靴的两只手，刚刚要到地面，他又站了起来，向大家拱着手道：“玩艺儿虽然不高明，你就瞧我老小子这一把年纪，真肯卖命，你拔一根毫毛，比我腰杆子还粗呢。一两个铜子儿，你在乎？算你可怜可怜我，多少给一大枚两大枚，我决不要大洋钱。你出来得匆忙，身上没带着钱，也是人情常事，那不要紧，有道是有钱帮钱，没钱帮帮场子，全是好朋友。就是一层，我老小子还没打这两个鬼底下钻出来，你就跑了，那就……我也不好说什么，反正，爱跑的自己去想吧。有人说，老小子，你这真是天桥的把式，老说不练。我说并非我光说不练，我不交代明白，我真不敢躲到小鬼衣服下去，今天让那爱跑的把我害苦了。”说着，他又把那套着靴子的手，三次向人作了个罗圈揖，这才蹲到小鬼衣服下去，练了起来，别看这老头子，是那么一把年纪，当他蹲下去，手绊脚，脚踢手，转动起来，脊梁上两个傀儡，东倒西歪，打得还真酣！

看的人，见这一个白发老头子，说话的声音，都苍老到十分。不料他一钻到傀儡的衣襟下面去，却是这样肯卖力，因此大家看着，舍不得走开。那老头子打到十分紧张的时候，突然地把两个打架鬼向脊梁后面一掀，立刻站了起来。脸上青筋直冒，汗珠直滴下来，可是他一点儿不觉着累，向大家连连作了揖笑道：“多蒙各位捧场，居然一个没走，我老小子这里给你磕头了。”说着，抬起两支套靴子的手，只管把额角在上面碰着，口里道：“各位松松腰吧，多少赏两钱吧。”不料他越说得可怜，看的人越是心硬，从中有几个人，各丢了一大枚，其余一阵风似的，就全跑了。老头子睁着眼望了半

天，只管发愣，道不出一个字儿来。许久才叹了一口气道：“全跑了！全跑了！白瞧我老小子卖上一阵子命，他们全不管了。”于是又弯着腰，去捡地面上那几个铜子。今天不知怎么了，分明铜子在脚下，眼睛瞧了去，好像隔着四五尺路。于是手使劲向前一伸，打算去拾钱，不料手指头是早碰着了地皮，疼得缩回去不迭，反而是缩了回来，眼看到地皮很远，人犹如在高大的墙上一一般，一阵头花眼晕，人就直向前栽下去。在这个时候，忽然一阵喧哗。有人嚷道：“呵哟！扮鬼打架的李三胜老头子摔了！”就在这一声大嚷中，一群人围了上来，刚才扮鬼打架的李三胜，已是伏着身体，摔在地上了。他脊梁上背的那两个傀儡，也许是和他表示着同情，一般地倒在地上。这个嚷的人，脸上画了三个白粉圈子，两块白粉在眼睛上，一块白粉圈在嘴四周，他是斜对过小棚子里演双簧的赛茄子。

赛茄子远远地早看到李三胜今天生意不好，只管挣命，心里就暗暗地替他捏着一把汗。这时看到他摔了，立刻丢了买卖不做，跑着抢过来，弯下腰去，先摸老头子鼻息，便道：“还有气，这是晕了，快叫警察吧，我先找位大夫瞧瞧，是怎么了？”这样闹着，看热闹的人，也就越来越多，赛茄子蹲在地上，衣服让人踩着，只伸不直腰来，他便扯着衣服向上一跳，叫道：“现在不要铜子，要瞧热闹的就全来了。这么些个人，有做好事的没有？给这老头子找一位警察来。我是脸上有三块白，要不，我就去。”只这一声，转进一个穿白纱长衫的人来。这时，就有人叫道：“好了，梁大夫来了。”那梁大夫分开了众人，挤将进去，先蹲下身子去，将李三胜的脉按了一按，又解开他的衣扣，将手抚摸了几下，因抬头向四面看道：“这里谁是这老头子的熟人？”赛茄子道：“在什刹海卖艺的，都可以说一句是熟人，可是他这个样子，人家怕惹是非，谁都不是熟人了。凑合着，我就算是熟人吧。梁大夫，你有什么吩咐？”梁大夫见他脸上还涂着三个白粉圈子呢，不是有了病人在地下，真忍不住笑。便道：“凑合是熟人不行啦。这人病是没什么大危险，准是神经受了刺激，人晕过去了。我的医

院不远,只要有他的熟人出来,证明我是做好事。那么,就可以抬到我医院里去治一治。治得好,我不要钱;治不好,可也不能让我负什么责任。要不然,这年头,人心是难说的,反过来咬我一口,我受不了。”围着看热闹的人,都说这位先生热心,也顾虑得是。赛茄子掀起一片衣襟,擦抹着脸上的粉道:“梁大夫,我交你这个朋友啦!今天买卖不做了,我就做这个证人,送李三爷到医院里去。若是他有个三长两短儿,有人要讹你的话,我赛茄子给他干上。教人打听打听天桥,东西两庙,这什刹海,我赛茄子也有个小名声儿,屈心的事不能干。”梁大夫道:“那就很好,雇车他是不能坐了,在茶棚子里找把藤椅儿,把他抬了走吧。”赛茄子道:“这事交给我了,请梁大夫在这儿等上一等。”说毕,他又从人堆里钻了出去。不多大一会儿,他就和一个人抬了一张藤椅子。这时,李三胜躺在地上,已是微微地睁开了眼睛,接着,还哼了一声。梁大夫微笑道:“这更不要紧了,只管把他抬上椅子去吧。”赛茄子和着同来的那个人,俯着身子慢慢地将他身上的傀儡人儿解下,然后把他抬上椅子去。在这个时候,李三胜又睁开眼来,向赛茄子看了一眼。他的眼珠,似乎也能够转动,不是先前那样白的多,黑的少了。赛茄子道:“三爷,你好一点啦?”李三胜头微微点了一点似的,还是说不出话来。赛茄子向围着看的人道:“现在不用帮场子了,让我们把他抬着走吧。倘若是病好了,少不得还要到这地方来干那玩意,到那时候,大家多扔两个铜子儿就算行好了!”看的人倒是狠命地盯了他一眼,然后让出路来。赛茄子也不理会,自和人把椅子抬着走了。

什刹海这么一道长堤卖艺的人就多了,少了这么一个玩鬼打架的,谁也不感到有什么不同的情形,看的人还是看,玩的人还是玩。太阳慢慢偏西了,杨柳树梢上,抹着那样金红色的阳光,最高树梢上的蝉声,吱哪吱哪地断续响着,似乎也带了一种凄惨的意味,于是那些寻找低级趣味的游人,也纷纷地散去,这个吵闹的市场,也就像李三胜那么一摔,立刻停止活动了。

第二章

歇着呢还是挨饿

在斜阳告别了什刹海柳树梢儿的时候，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匆匆跑了前来。她一直的跑到李三胜卖艺的所在，才停住了脚，四周的望着，口里不由得咦了一声。那是她表示着，怎么人不见了？四周看不到，她又低了头在地下寻找，居然发现了一支尺来长的旱烟袋。便一弯腰捡了起来，只管拿着发愣。因为这里是临时市场的出口所在，所以过了一会，便有挑着担子的人走了过来。她便向那人点了下头道：“劳驾请问你一声，这儿那个玩鬼打架的老人家，今天下午没来吗？”那个挑担子的，站住了脚，向她打量了一番，因问道：“你这姑娘，是他一家人吗？”她道：“他是我老爷子，到这大晚半晌儿，还没有回家去。”说着，手玩弄了那支旱烟袋，只管皱了眉头。那人就歇下担子来，对她望着道：“姑娘，我说了你可别着急，你们老爷子玩着手艺，也不知道怎么不称手，可就摔了。”姑娘道：“什么？什么？他摔了？人呢？”挑担子的道：“我不是对你说了别着急吗？好得是在这里那唱双簧的赛茄子，真讲一分儿义气，歇了买卖不做，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她道：“是哪个医院？”挑担子的摇着头道：“这个我可不知道。”那姑娘听到这种消息，先是呆了一呆，脸上可是青一阵红一阵的，只管变着颜色，眼睛角上两粒泪珠，差不多要滚了出来。那个挑担子的人，看到这种情

形，怕惹出是非来，说声：“你打听打听吧。”不说第二句话，转身就走了。这柳树下面，现在便只剩了她一个人。夕阳落下去了，晚风是更显着清凉的，她静静站在这当风的所在。衣襟让风吹着，和她头上蓬起来的头发一般，飘荡不定。她自己已是失了知觉了，不知道在这里已经经过了多少时候，也忘了这是什么地方，她还是继续呆站着。另一个挑担子的人又过来了，就向她道：“咦！这位姑娘，到了这个时候了，怎么还待在这儿？”那姑娘猛然的抬起头来，望了他道：“我爸爸到底是进了哪个医院呢？”那个人瞪了眼道：“什么？谁进了医院？”那姑娘这才想起来，不道名姓的，就问爸爸进了哪家医院，人家知道谁是我的爸爸呢？这样一想着，心里是分外的难为情，立刻跑上了大路，躲开那人。

可是和那人分开了，更无从打听父亲的消息，急得两手搓了手绢，只是在南岸上一排柳树下走来走去。找不着父亲，自己是不忍心回去的。可是什刹海做买卖的人，全走光了，这又找谁去问呢？于是靠了一棵柳树干，咬了嘴唇皮出神。她这种情形，是很容易让人注意的。便有一个挑担子的人，在路上经过，走一步看一下，只管向她来打量着。她自低了头在那里出神，却没有理会到有人在打量她。所以她忍住在眼角上的那两点眼泪，到底是流了出来，不住地向地面上滴着。那种晒得成了干灰似的尘土，滴着这几点眼泪下去，哪里会有什么痕迹？这也就好像她不能够找着父亲，那是一样。她偶然地一抬头，那两行眼泪，不向地上灰尘里滴了去，可向脸上披流着了。那个挑担子的人，到底是不能忍住他心里的话不说，就歇下了担子，远远地站着问道：“姑娘，你是走失了路途吗？”那姑娘猛然地向后一退，似乎吃了一惊的样子。挑担子的又微躬着身子笑道：“姑娘，不要紧的。你若是走错了道，不认得回去，你言语一声，我去给你找警察来。”那姑娘向这人看看，约莫有二十三、四岁，面团团的，却是个老实人的样子，天气又还早，料着不会有什么意外，便摇摇头道：“我不是走错了路。我老爷子是在什刹海卖

艺的，听说今天下午在这里摔了，有人送到医院去了，可又不知道是哪个医院，所以我只站着发愣。”那人呵哟了一声道：“你说的是李三爷？那我们是熟人啦。我叫万子明，在什刹海摆书摊子的。我知道他到梁大夫医院去了。”那姑娘看了万子明一眼，想着这事究竟有些尴尬，依然低了头，靠住柳树站着。万子明手扶了挑担子的扁担，四周望了一望，因道：“姑娘若不要我送，我就不送。由这里向东，一直去，东皇城根中间，路北有几棵大树，一座大红门，那就是梁大夫医院。门牌多少号，我可说不上。”那姑娘这就点着头道：“你说得这样清楚，我可以自己找着了，等我老爷子好了，让他给你道谢。”这样说着，她再不说什么，立刻就顺着道向东走了去。

果然，在东皇城根中间，有几棵大槐树，罩着一座大红门，门口挂了一块黑字的白牌子，那是不是医院，自己不认得字，不敢断定，正在路上徘徊打量着。就在这个时候，那门里一阵喧哗拥出好些个人，第一便是那个演双簧的赛茄子，手背在后面，抬了一张藤椅子出来。椅子上躺着一个人，可不就是自己的父亲吗？立刻抢上前，口里乱叫着道：“爸爸，爸爸，你是怎么样了？可把我急坏了啦！”赛茄子和后面抬椅子的那个人，就把椅子停好了，他便笑道：“现在好多了，大夫说不要紧的。”李三胜睁开眼来，望着她，先重重地哼了一声，因道：“孩子，你怎么来了？”于是向赛茄子道：“丁二哥，这是我姑娘秀儿。秀儿，我告诉你，多亏了丁二爷真讲交情，送我到这儿来。又难得这梁大夫这么一个好人，白给我瞧了病不算，还给了我两瓶子药水。咱们穷人，没什么谢人家的，将来给人家多磕两个吧。”秀儿叫着，就向赛茄子鞠了一个躬，向帮着抬椅子的人，也鞠了一个躬，因道：“我这里给二位谢谢了。到我家路还不近呢，哪好让二爷再抬，我去雇一辆车吧。”赛茄子摇摇手道：“姑娘，这个你别和我们客气，老爷子的身体要紧，我们还是给你抬了去。等三爷好了，你怎么和我们客气也成，现在别顾这些。”说到这里，

李三胜躺在椅子上，情不自禁地，又哼了一声。秀儿看了这情形，就不敢说什么了。赛茄子和那个同伴，抬了椅子，向李家走着，秀儿低头随在后面，一步一步地跟了走，走不多路，那个摆书摊子的万子明，将担子歇在人家墙根下，便悄悄地靠近了过来，低声问道：“三爷的病，好些了吗？”秀儿看他这分儿小心，便笑道：“好些了，让你惦记着！”李三胜睡在椅子上，倒是听到了，便回转头来问道：“秀儿，你和谁说呀？”秀儿道：“是一位姓万的先生，他也在什刹海摆书摊子，说还认得你。多亏了他告诉我，你在梁大夫医院里。要不然我到什么地方找你呢？”李三胜道：“是的，是万子明大哥，我们平常倒很好的。”那万子明就挑了担子，并着藤椅子走，问道：“三爷，你好些啦？”李三胜道：“好些了，差不多儿回姥姥家啦。明儿个我的病好了，给你道谢。”赛茄子道：“万大哥，你府上不是住在东城的吗？怎么顺着我的道向西走呢？”万子明笑着呵了一声道：“是的，是的！只管说话，我都走转了向了，明儿见。”说着他才点了一个头，转身向东而去。赛茄子将李三胜抬着回到家里，还把他抬上了炕。依着秀儿，还要烧水给他们喝。赛茄子不肯打搅病人家，和同伴带着椅子走了。

这时，天色已经昏黑了，秀儿点了一盏煤油灯放在桌子上。淡黄色的灯光，照着这矮小的屋子，越发是增加了一种凄凉的滋味。小桌子上，放着瓦罐子、小玻璃瓶子、纸盒子、报纸卷儿，还有小纸口袋，装着半口袋杂和面；小破碗儿，装着一小撮子黑盐。桌子底下有四五十个煤球儿。秀儿向屋子里四周看看，皱了眉道：“偏偏是今天没收拾屋子，今天家里就来了人。”李三胜在床上哼着道：“咱们这穷得没饭吃的人家，难道在屋子里，还能摆出一朵花来不成。孩子，你又使出你那脾气。”秀儿便走到炕边，强笑道：“不是啊！你一个有病的人，屋子里干干净净的，你瞧着也心里开阔些。屋子里，除了炕，统共是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的地方。桌子上不必说了，你瞧这椅子上……”三胜顺着她手指了，向那三腿椅子看时，

有一支破瓦盆，里面有小半边老倭瓜，压在一堆衣服上，长的扫帚、短的擀面棍儿、一把破洋铁壶，全堆在上面。因道：“这怪我吗？你闲着没事，在家里怎不收拾收拾？”秀儿道：“我没闲着呀，在北屋子王姥姥家，忙着糊取灯盒儿^①。今天我忙着连喝水的工夫都没有，才糊了三百多个，脖子酸得都抬不起来了。火柴厂里给王姥姥多少钱一百个，我不知道。我们给王姥姥帮着糊，是两大枚一百。忙了一天，什么事全耽误了，只闹着十二个小子儿，够干什么呀？明天我不干了。有这工夫，干什么也能挣出个一毛两毛的。”三胜没作声，在床上哼了一声。秀儿伸手摸摸他额头，把炕上一床破被条，轻轻地牵着，给他盖了上身，问道：“爸爸，烧口水你喝吧？”李三胜道：“我把药喝下去就得了。瞧这样子，今天家里准没有生火，哪儿找水去？唉！我怎能够不干？不干，这日子也要过得下去呀”秀儿这就不敢作声，悄悄地走出房去，到同院子的院邻家去，讨了一碗白开水回来，这才洗干净了一只茶杯，倒了瓶里一格药水，送到炕边，让三胜喝下去。当三胜抬起身子来喝药的时候，一眼看到玻璃灯里的煤油，只剩下斗底下一小层，还不到半寸高。喝下药去，侧了脸睡在枕上，只管望了灯。

秀儿先是收拾着桌子椅子上的东西，没有注意到炕上的人，回头看到父亲，只是掉转头来，看了桌上的灯，两只大眼瞪着，动也不动，心里倒有些害怕，便问道：“爸爸，你老瞧着灯干吗呀？”三胜哼着道：“这煤油灯里的煤油，又点干了。我想着，准是今天卖油担子来了，没赊油给咱们吧？咱们该他多少钱了？”秀儿道：“不到一块钱呢。他不赊就不赊。可是他还想要咱们的钱，不想咱们哪有钱呢？”说着，撇了嘴抱了两手，坐在那刚收拾出来的破椅子上。李三胜道：“你别说这话呀，一个赊一块，十个赊十块，人家做小生意的人，也要搁得起呀！人家催钱，那是应当的。”秀儿头一偏道：

① 取灯儿，北京话，即火柴。